

康 巴 作 家 群 书 系

格绒追美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大学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格绒追美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8

(康巴作家群书系)

ISBN 978-7-5411-3531-6

I. ①在… II. ①格…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1225 号

康 巴 作 家 群 书 系



Zai Xueshan He Chengshi De Bianyuan Xingzou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著

责任编辑 向 华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李 莎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藏文题字 青麦多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31-6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策划

胡昌升 益西达瓦 阿 来 吕汝伦 罗 勇

策 划

毕世祥 赵 智

编委会主任

毕世祥

副主任

杨晓东 葛 宁

执行副主任

拥措 格绒追美 龚建忠 李琴英

成 员

列美平措 尹向东 张贵华 钟小龙 彭卫红
拉 姆 谭丽华

序

手眼心与身语意

阿 来

不只是老天知道，即便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所有人提笔写作时，都想写出好文章。

可是老天也知道，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那么多人写了很多字，这些字集合起来，列队走上报纸、杂志、网络，终于集合成册，变成一本书，摆上案头，但天可怜见，一多半都不是好文章。

写不成好文章的原因，从古到今，人们谈了很多。当然古今之人谈的着重点非常不同。过去人谈的多是禀赋、才情、学识、胸怀、人生际遇。今人提笔为文，嘴上也有很宏大的说法，但胸中盘算却大不相同。或者幻想如何成为明星，或者想到最终如何日进斗金，或者幻想当什么会员、得什么奖项。再不济的，也把千古文章事，变成即时的敲门砖。写了些文字，便希望栖于高位者看见，做个捉刀写讲话稿的，人前人后，也有别样荣耀与风光。因此之故，这些年来，我有些怕看同时代人写的文字。怕的就是，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看来看去，自己感官混乱，从字缝里偏偏瞧到不合于“千古事”的种种意思出来，得失之间的“寸心”所感

总有一些悲凉的失望。不敢怀疑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有什么精神症候，只能怀疑自己迂执于古老的文章之道而想去做心理咨询了。

当然更害怕对别人的文章去评头品足。

有人误解是小有成功而酿出了大的骄傲。其实，在我自己，断断没有什么特别的骄傲。有时显得不近人情，那也是为了一点尊严——不是我的尊严，而是文章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这尊严就是拒绝褻玩。人生多艰，不能一味见花月而无病呻吟。尘事纷繁曲折，更不能空泛地营造空洞的歌唱。大我不真，小我也失去了依凭。自己不是斗士，只是在斗室中追寻辞章之美，用文字探究人性幽微与世事起伏；在公众场合，常常只讲自己崇信什么，而不随性褒贬，也是没有勇气反对该反对的，至少不信口表扬不该表扬的。这哪里是什么骄傲？只是一个对人生、对世界、对文字怀有虔敬之心的写作者起码的信条，或者说是一条最后的底线。一个已经退守到某一条最后底线的人，哪里还有骄傲可言？

但是读到格绒追美电邮来的这些文字，我却有种久违的冲动，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意见。

因为从这些文字中，我读到了人的心灵。是的，心灵。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文学，心灵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今天的生活或者文学中，心灵却常常缺席。没有心灵，个人的感受没有立足之点；没有心灵，我们也无从深入世道人心，洞幽烛微，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特别是写作者的身份是藏族人，所写对象当然也是母族的生活。在汉文写作中，这样的写作常常自我悬置为一种文化考察对象，一种奇异的地理与风习，一种想象的了无真实生活感受的浪漫空间。这样的写作，是我常常回避不及的。而唯一缺失的，就是经过心灵映射的真实生活。不但异族人的写作大多如此，本族人的写作也因为此种风习的引导而显得虚浮缥缈。

所以，我说自己喜欢格绒追美的这些文字，首先就是因为这

不是一种风情表演。而是一个人在观察、在感受，是沉思。首先是人，是生活，然后才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哪一个民族的生活。而在很多写作中，这个顺序却会发生颠倒。

所以，我说自己喜欢这些文字，是因为真诚。真诚地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日常的痛苦与欢欣。当然，作者也并不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经验是普遍的，日常的，但人作为一种能够思想的动物，通过写作却要寻求对于日常经验的超越。这本书名落脚于“行走”，毋宁说，是在行走中感受。同时，作者也显露出一种野心，这个野心就是把生命当作一个奇迹，来思考或者说来捕捉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意味——哲学一词，是借用了作者文中自己的说法。而在我看来，生活的意味或者文学的呈现总比哲学更丰富，更能摆脱概念的规定性而更加意味深长。

我之所以喜欢这些文字，并不是艺术水准与思想的方式与深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高度。总体来说，行文上结构上还较为拘谨，沉郁有余而灵动不足。表面上看，这是个形式问题，其实还是心灵自由的问题，是思想的方式与深度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字细细写来，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眼与心，那一个字一个字从某个神秘的地方透迤而来，也是为了成就我们的眼与心，而不是为了被装订成册，成为一本书。如果多想想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不会过于拘束于一本书的形式，而获得更多的抒发与摹写的自由了。如果不拘泥宗教义理，借用一下其身语意的说法，颇相类于写作者常讲的手、眼、心。三者的存在与关连，应该正是文学的着力之点。特别是本书这样的文字，注定会要求作者倾注更大的心力。

但无论如何，都是应该为这样的文字而感到鼓舞。因为，这样的文字除了阅读带来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作者的将来有了更大的期待。

【目录】

让思想自在飞翔 /001

在城市想入非非 /003

生命是个奇迹 /005

有没有免费的午餐? /006

媒体的炒作 /007

金钱的魔力 /009

又见混乱的世界 /011

灵魂在城市和故乡间奔波 /013

幸福的时光里，我和母亲心心相印 /015

太阳和月亮穿梭照耀天地 /018

梦的道路 /020

离开了土地和老屋子，像树木被拔了根 /022

除了天空和阳光，什么都变了 /024

叮叮叮，像马铃薯的声音，像百花的合唱 /026

“浮躁”的云朵之上 /028

在康定眺望心灵向往的风景 /030

阿哥，你要喝茶吗? /032

利箭般的声音又来了 /034

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036

遗留在两地之间 /038

村庄坐在远山的环抱之中 /040

獐子阿色家族 /044

生活像淤塞的河道 /048

雪山熠熠生辉 /050

伤心之地 /052

什么样的事情不在发生?! /055

被施了魔法的家族 /057

奶奶的魂灵像缥缈的风儿 /059

荒诞迷离的梦 /062

自由的，开放的，独特的 /064

揩掉泪水，爬进雨中 /067

这是天意，是我命运的一面镜子 /070

步入人生第三十四个年头的时候 /072

心的另一个名字叫欲望 /074

捕梦者，你还要走向哪里? /076

我从此可以驰骋天下了 /078

康定的雪，幻想中芳香的雪 /081

沉默的贡嘎雪山 /084

涅槃再生 /087

因为天地的启示，人获得了嘴巴、音乐和诗歌 /088

雪山的清冽落到心上了 /090

我从没见过她眼里忧郁的影子 /093

让我沐浴神光，重新上路！ /095
奇异的天象 /097
杀生或本领 /100
罗布的人生 /102
雪山的栅栏打开了，岁月的门却关闭了…… /104
当老板的亲戚 /106
从梦魇回到了充满爱的人间 /110
珍爱生命 /114
诗歌，遥远的雪光和清香 /117
吼 山 /120
惊吓的魂儿飞走了 /124
幻视之镜 /128
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130
梦魇缠上他的心 /133
屋子里充满了禅意 /136
我的心灵像晨光 /138
父亲的牧场 /140
“它”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小伙子 /142
金子般的麦子 /145
具备穿越两座珠峰的巨大天赋吗？ /148
阿妈，火，火 /152
清静了内心，智慧的太阳冉冉升起 /156
灵魂在村庄上空轻灵地飞翔 /160
风的翅膀点燃不息的圣火 /165

不做站在窗外看风景的人 /167
一个庄严的时刻到了 /170
怪诞之梦的形式 /174
精神之火 /177
我的声音只是万千声音中的一朵 /179
跑马山上的云朵悠悠地颤了 /182
光明清新的梦境稀少而遥远 /185
因果流转像风水一样 /188
遥想着故乡的雨 /191
守着心灵的苍茫落日 /194
做一个守望两边风景的歌者 /197
学校的一块心病 /199
天空已经打开潮涌的光波 /202
人是天地间最大的一桩奇迹 /204
身体这个“容器”越来越差了 /206
他像个神孩，一尊美的意象 /208
怪诞的梦纷纷扬扬 /210
用血液里的火歌唱，去做天定的歌者 /213
被柔情和母性的光芒照耀 /216
在《时间之歌》中关闭这扇梦想之门 /218

让思想自在飞翔

我总是让自己的思想自在飞翔。在飞翔的过程中，心灵常常平添几许忧郁。

在大山里，人们敬畏苍茫的原野、冷峻的雪峰以及蓝得如碧玉的海子。藏人认为，有许多神灵居于其间。他们也是有情众生，或护法，或护佑一方万物，或作为一方河谷村落的山神。人、神与万物共居，融为一体。当我们仰望星空，放飞思绪，心中感慨万端。时空无垠、深邃，人的眼界却有限、浅薄，还有那样多的奥秘深藏在天地间。人类对于宇宙、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我时常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同时，又因为亲近土地而感到自在、踏实和温柔。人像原野的风，在无垠的宇宙间流浪；又像一粒神奇饱满的种子，在天地间，在文明和信仰的高地上，生长、结果、凋落而又重生。在漫漫的时空中，作为个体的我们只是一芥芥尘粒啊。

在都市，在人海的世界里，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构筑摩天接云的高楼大厦丛林——那是人用心血、智慧和金钱堆积的庞然大物。然而，等到它们浇筑成形后的异化果子是：人感到了压力，感觉萎靡颓丧，感到那背后的金钱带给心灵的憋闷和喘息——我是指单个的人。于是，人又一次把自己推向了另一重尴

尬的境地。这样的生存环境，是极易激发人的无穷创造力和魔力的，可是，人也容易丧失自己本真的一面。面对都市里欲望写在脸上的浩荡人流，有时，我不无鄙夷而又偏激地想：他们是爱金钱名利的，他们是追逐欲望然而被欲望吞噬的人。

在城市和雪山之间穿越，我心灵的历程有趣而又沉重。今天，在这个都市的一隅，在偶然寂静的光阴中，我又听见灵魂从心底发出不安的声音。

在城市想入非非

在城市里，我喜欢想入非非。于是，眼前浮现起一位叫杨柳的同学。被蛇咬一般的感受再次在心底泛滥开来。杨柳利用同学之间纯真的信任感情，骗了一茬又一茬同学——他也是个心灵被尘雾遮蔽的人。他总是编一些车子抛锚在二郎山（拉货做生意），急需钱很快还回来；或者，正在做室内装修生意，先把电视机抱走马上把钱拿来（因为同学开着电器铺）；或者说他有路子，同学的调动包在身上，不过，总要送点礼物才好，等等理由，且屡次得手。

那一天，我接到电话，便约他吃饭。在小饭馆，他吹得天花乱坠，说他的装修生意如何红火，他与某位领导十分亲近，把某个同学的调动摆平了，等等。渐渐地，我感觉到他吐露的东西半真半假，便不再热情迎合。吃到后来他说会面相，又自吹自擂起来。还把蜜汁抹到我的脸上，说我的面相很好，他早就看出我的人生中有贵人相助，还有点官运等。最后以有些遗憾的口吻说，可惜你额上的伤痕，破坏了风水，不然会走得更好，不过也没有大碍。我呵呵呵地笑了，告诉他那是因为小时候治爱吃土的毛病，藏医采用的一种烙铁方法。医生虽然把我的病治好了，但坏了风水啊，真是可惜，我装着痛惜的样子感叹。于是，他闭了口。临到要走了，他说急需钱，让我借给他几百元，要为某同学的调动

买银碗给领导送礼。我突然瞥见他的裤兜绽了线，又想起他是坐火三轮来的——几个线儿一串，心中生疑起来。我说那也不用这么急吧，你给同学打个电话好了。真是江湖老手，不知给谁打了个电话，说同学正在上课，挂断了。我说我没有揣多少钱呢。他又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那不要紧，某某是他的熟人，让我陪着去借一下。我答应了。找了几个同学，没有人肯借钱给他，相反都露出一副防范的神色，有的人甚至没有好表情。看他急躁可怜的样子，我给了他几十元。他说他一定还我。我开玩笑道，不还也可以，同学情意只值那一点钱？第二天，在康定的同学纷纷打来电话说，千万不要相信杨柳同学，他是骗子，已经骗了谁谁——不久之后，我有一天穿过一条窄巷，远远见到他的身影，他可能也见到了我，晃身钻入一条胡同，飞一般消失了。

生命是个奇迹

生命是个奇迹。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似乎都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大地上生命繁茂的夏季已经来临。然而“非典”像死神在大地上行走，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有些国家、地区关闭起大门，开始严密防范。回到小屋，我的心情变得松爽起来。心脏咚咚的难受劲儿渐渐远去了。我想写一篇关于康巴人自大的文章。可是，城市里绵绵不绝的困倦绕上心来。算了吧，干脆躺进梦中，幽幽然神游去了。

很多时候，一个人没有了任何思想、感受、觉悟，木然、呆板而又寂静，像遗失在时空里的一段朽木。恍惚中产生一种迷离感，一种行尸走肉般的混沌。城市里的阳光干爽而又温暖起来。当沉沉的瞌睡脱身飞离，我仿佛只剩了躯壳。拿着杯子，在寂静的屋子里发着呆，走着神儿。心脏又变得有些压抑而不安。

早晨办完事回住地的途中，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境已经变得踏实而安然，对这个城市生分的感觉奇怪地消失了。我多么像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一员啊。我觉察到：这个城市充满了巨大的魔力！

有没有免费的午餐？

昨晚的应酬中又不得不灌上许多酒精。头儿说，走吧。就动身了。而真正像朋友似的坐下来之后，别人的目的显而易见：把政界的官员都请出来，这无疑像一件武器派上了用场——甚至为了证明这方水土迷人的风情。我们献上了一首首民歌，这样，那朋友悬浮的心落了地，那三五千人的旅游团的生意得以最后敲定。头儿似乎太过相信城市人的友情了，到了那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酒桌上，以“11团”等命名的知青们，酒酣耳热，一个个变得活跃起来。回到城市里的知青们要到山区集体过50岁生日呢。回住地的途中，我们争论起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免费午餐的问题。酒精一点点浸透到血液中，弥漫到神经的枝叶上，又燃起一蓬蓬的火，令人十分难受。当黎明鲜亮地来临时，我的心脏依然怦怦直跳，脑袋出现一阵窒息的眩晕，甚至产生死亡的空白状态，让人不寒而栗。酒是能够掳走生命的，因为它有千万张噬血的嘴巴。在酒性上，我似乎秉承了父亲的血缘。身子刚强的父亲在51岁时就倒下了。而我在30岁时，就经不起酒魔的张狂了。爷爷也是51岁时辞世的。母亲常说，父亲这支血脉的人都不长寿。人们常说生死天命，而我感到，酒徒的命一定是掌握在酒魔的手上的。

媒体的炒作

竟然有高原反应了，这使我惊诧莫名。一个大山中生长的人在城市的边缘生活数载后，连心脏都变娇了吗？数次在理塘、稻城住宿，心里憋得难受，头晕胀，睡眠很差。两三天之后，身体才渐渐适应了环境。这是水土不服么？人与自然也需要一种默契和亲和的过程吧，我这样自我安慰道。有研究表明，藏人是适应高山缺氧的特殊人种呢。于是我想起少年时，跟随父亲走上高原蓝天白云间的牧场时的感受，人越来越清爽自在，越来越产生一种飞翔感，心儿那样宁谧而又幸福，土地的馨香包裹了整个身心。

国际性极限穿越——一群城市人翻过几座山岭后媒体这样炒作道，是20世纪一个叫洛克的外国人穿越70年后的第一次。细细推敲，却不免让人哑然失笑。这群城市人的所谓穿越是在当地人服侍之下完成的，很长的路途都骑着马，悠悠晃晃而行。而当地人背着包儿，牵上缰绳，还得侍候穿越者骑马下马，在危险路段更得小心看顾呢。可是，没有人提到他们，哪怕是只言片语。回来后，人人大谈特谈自己的壮举，仿佛成了英雄。难道说当地人是另一类人？多么荒唐的逻辑！又想，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大雨滂沱，当地人常年进出，那也算“穿越”？